

第一章 撿個捕頭回家

正值初夏時節，遠山如墨綠草如茵，山路上晃晃悠悠下來一頭黑色的毛驢，驢背上馱著一個紮著雙髻的綠衫少女，少女十五六歲的樣子，小圓臉尚帶著幾分稚氣，十分可愛。

莫小碗抬頭望向天邊，那兒烏雲密佈似乎要下雨，她心裡暗叫不好，拿草鞭在黑子背上敲了一下，催促道：「快些走，再不走咱們都要變成落湯雞啦！」

黑子用蹄子不滿地刨了一下地，傲慢又悠閒地埋頭啃草。

莫小碗有點心急，她翻身下來，拉著繩子使勁地將黑子往前拽，誰想黑子就是不買她的帳。

一人一驢正對峙著，黃豆般大的雨滴就「滴答」落了下來，鑽進莫小碗的脖頸裡，一陣冰涼，讓她猛地打了一個哆嗦。

她轉頭看見路邊一個破廟，對黑子叫道：「我不管你了，你要想淋雨，就待這兒過年吧！」

黑子這驢並不蠢，只是倔，慣是不聽話。

說罷，莫小碗轉身一頭衝進破廟裡，饒是這樣，衣裳還是打濕了許多，濕答答地貼在身上很是難受。

這時她聽到外頭一聲驢叫，探頭一看，不禁又好氣又好笑。

原來黑子也跟著她跑進了破廟，一個轉身又探著腦袋去啃簷下的青草。

雨簾如幕，大約一時半會停不下來，莫小碗只能在廟裡待著，四下打量，看到一個木頭墩子，靠著破敗的神龕坐了下來。

她雙手抱著膝蓋，輕輕歎了一口氣，清澈烏黑的大眼睛裡浮起幾許擔憂，今天騎驢去縣城，是為了探望關押在縣城牢房裡的爹。

去年年底，她爹因為木工好，被推薦去給縣老爺家做亭子、修籬笆，工錢比村裡頭豐厚，連弟弟上學堂的束脩都交上了。

對莫家來說，這本是一件好事，可半個月前的一天晚上，村長突然跑來告訴她，說她爹被縣老爺關進了大牢！

這消息猶如晴天霹靂，她娘聽了之後，哭得眼睛跟核桃似的腫。

後來她陪著娘親，跟著村長一起去縣城一趟，大概搞清楚她爹到底為什麼被關進去了。

原來黃縣令有個漂亮的小妾秦姨娘，秦姨娘指控她爹大半夜地偷偷進了她的房間，偷走了縣老爺的一件絲綢寢衣。

莫小碗本不相信她爹會做那種事情，可村長說，眾人去搜的時候她爹正穿著縣老爺的絲綢寢衣，大刺刺地坐在自個住的雜物房裡呢，人證物證俱在，由不得狡辯，她爹就被扔進了縣衙的監獄。

若是偷了旁人的，關個十天半個月也就出來了，可偏偏莫老實偷的是黃縣令家的東西，又惹惱了黃縣令最心愛的小妾，且莫老實老實了一輩子，就只會埋頭幹活，沒攀上過什麼權勢人物，這下什麼時候能出來可就難說了。

莫小碗去探過幾次監，每次都會給她爹帶些好飯好菜，她爹身子硬朗，雖然面有

菜色看起來倒也平靜。

她也問過莫老實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莫老實說，一覺醒來床底下就多了件絲綢寢衣，他瞧著好看就穿起來了，誰知道衝進來一堆人把他給逮了。

她爹的話她自然是信的，可人家縣老爺只信小妾的話，她也沒轍。

莫家沒了主心骨，一家人還是要吃飯，好在弟弟莫小瓢年前已經交了束脩，上學堂的錢不用愁，她娘要照顧弟弟、奶奶和家裡頭的雞鴨狗子，沒功夫做別的，養家的事情便落到她的頭上，而她替人幫廚，家裡種菜、養雞，節省些日子倒也能過。

只是想到倒楣的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獄，莫小碗禁不住又歎了一口氣，她看著那尊斑駁又慈祥的佛像，起身跪在佛像跟前祈求，「求佛祖保佑我認識一個有權勢的人，請他幫忙說句話，讓縣老爺把我爹放出來吧，求你啦！」

說罷，她彎腰叩下去，隱約聽到一聲「嗯」。

莫小碗嚇了一跳，立刻從地上彈起來，圓圓的眼睛瞪著佛像，激動地說：「你……你答應了？」

「呃……」

又是一聲輕吟，莫小碗才隱約分辨出這並不是什麼佛祖的聲音，倒像是人聲。

她循著聲音轉到佛像後頭，發現居然有個人躺在那兒！

「喂！」她伸出食指戳一下，似乎戳到了他的大腿，衣服下面的肌肉倒是硬邦邦的。

見那人沒聲響了，莫小碗心裡發慌，擔心他是不是死了，便大著膽子去探了探鼻息，感覺到還有氣，這才長長地鬆了一口氣。

那人躺在陰暗的角落裡，莫小碗看不清樣子，想了想，便壯著膽子把人翻了過來，第一眼就被他胸前的「捕」字吸引了目光。

他是捕頭？

黑底紅邊的長衫，帽子上斜插的青花翎，腰上掛著的腰牌，以及落在一旁的朴刀，無疑，這人是個捕頭！

莫小碗的腦海中迅速浮現出在縣城裡看到的捕快大人們威風的身影，那傲然的身姿和上揚的下巴，就是縣太爺也要給他們幾分面子。

她雙眼發亮，佛祖顯靈啦！

莫小碗心裡一陣激動緊張，仔細檢查了這位捕頭大人的傷勢，發現他額頭上有少許血漬，是碰傷，看起來並不嚴重，可是當她檢查到腿的時候，那被鮮血浸潤的膝蓋看得她冷汗直流，這、這是斷了嗎？

「喂，你醒醒？」她推了推那捕頭，但他只哼哼兩聲，並沒有醒過來。

她想著，這裡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，廟後頭有座大山，要是他一直這麼躺著，半夜給野狼啃了如何是好？

這時外頭的雨已經停了，黑子在到處找她，噴著焦慮的鼻息尋到了她跟前。

看著眼前的男人，莫小碗咬了咬牙，決定先把人搬回去再說！

她雖是個女孩子，但日常砍柴挑水農活做的多，力氣不小。

見她去扛捕頭，黑子似乎也看出她的意圖，轉身就要逃遁，虧得她眼疾手快，一把拉住了韁繩。

莫小碗費了老大力氣，終於將男人丟上了驢背，她握著韁繩的手一直輕輕顫抖著，等治好了這個捕頭，爹就可以出獄啦！

人太沉，驢太慢，等莫小碗走到村口的時候天都黑了，地裡幹活的村民早已收工回家。

她撿了一條竹林小道往家裡走，畢竟姑娘家撿了一個大男人並不是什麼光彩的事情，見左近無人，她拉著驢進了院子，手腳麻利地將男人丟進柴房。

柴房的角落裡擋著一張沒用的木板床，她收拾出來後，又進屋悄悄拿了一床舊棉絮給鋪上，加了床破床單，便將男人弄了上去，最後給他蓋上一件破薄被。

做完這一切，她也出了一身汗，不料剛從柴房出來時便碰上了自家奶奶。

「妳爹怎麼樣啦？」莫奶奶拄著拐杖問，一雙銳利的小眼睛盯著她上下打量，彷彿在審視著她的異樣。她雖然六十了，眼睛卻還是很好。

莫小碗還沒想好怎麼告訴家人這件事，心虛地假裝拍了拍袖子，說：「他還好啊……跟上次一樣。」

「好才有鬼！在牢裡頭的人還能好？」莫奶奶尖刻地說，反正不管莫小碗說什麼她都是不信的。

莫小碗癟了癟嘴，「我說的是真的嘛。」她爹是個吃苦慣了的，如今在牢裡，倒也跟外頭沒太大差別。

「吃不好睡不好，還能好嗎？」莫奶奶悲傷地歎氣，「我苦命的兒，命衰喲！」說完拄著拐杖進了自己屋子。

莫小碗抹了一把額上的汙水，轉身進了堂屋，就見她娘站在堂屋的燈前。

她娘姓花，村裡人叫她花大娘，見閨女進了屋，她便問了幾句牢裡頭的情況，聽說丈夫還算平靜心裡略安一點，她擋下手裡的針線，又把桌上的菜給閨女熱了熱讓她吃，便繼續縫書包。

桌上有兩個青菜、半碗糙米飯，都是自家地裡種的。

自打莫老實進了牢房，家裡少不得將僅有的積蓄都拿出來打點，如今日子逐漸著緊。

莫小碗吃著飯，看著油燈下埋頭縫衣服的娘，想著該怎麼開口跟她說捕頭的事情，哪想她還沒開口，她娘的眼淚就「滴滴答答」掉了下來。

莫小碗忙問：「娘，妳怎麼了？」

花大娘抹了抹眼淚，道：「我一想到妳爹就難受。妳爹就這麼關著，什麼時候是個頭啊！」因為莫老實這件事，一家人幾乎都被逼到絕望的境地，這種沒有希望、看不到頭的日子，真真難熬。

「娘，我……我想到法子了。」莫小碗決定跟她娘說實話，擋下筷子，湊到她娘耳畔說了一通。

花大娘大吃一驚，「這……這樣行嗎？」

「一定行的！」莫小碗雙眼發亮，信心十足地道：「我在縣裡看到過那幾位捕快大人，縣太爺都給面子的，如今咱們救了這位捕頭大人，他總得替咱們說幾句好話。要是真管用，爹不就出來了嗎？」

聽了她這話，花大娘心中緊張又激動，緊張的是，這位捕頭大人不知道是什麼脾性，會不會瞪大眼睛凶人；激動的是，丈夫似乎真的出獄有望了。

「可是……」她又猶豫起來，「要是村裡人問起來，咱們家這一屋子女人，怎麼多了個男人？這叫我怎麼說？」

「叫舅。」莫小碗靈機一動，「對外頭就說是我的親舅舅。這事就咱們兩個人知道，其他人都不告訴，知道的人越多越麻煩。」

花大娘想起婆婆那雙懷疑又尖刻的小眼睛，不由得心中惴惴，可一想到這或許是解救丈夫的唯一希望，她毫不猶豫地點了頭。

她跟著女兒到了柴房門口探頭看了一眼，卻不敢進去，「我怕生人，你……你且照看他一陣子。」匆匆交代了幾句，便躲回了自個屋子。

莫小碗點頭，她瞭解自家娘親的性子，便是草裡的螞蚱蹦出來也能把她嚇得淚眼汪汪，何況一個不知來路的陌生男人？所幸她也不指望她能幫些什麼忙。

想到這捕頭大人的腿斷了，莫小碗有些幾分擔心，去了廚房拿了油燈，又端了一盆熱水進了柴房查看。

開了柴房門，裡頭十分安靜，她想這捕頭大人應該還暈著，沒有醒過來。

她將油燈擋在一旁的木墩上，淡淡的青色光芒照在他身上，她覺得他便是躺著，看起來也分外高大。

在破廟的時候她忙著救人，也沒看清楚對方長什麼樣，這時心中升起好奇，便伸手撥開他的額髮，這一看竟不由得愣住了。

這人長得好清秀，微黃的膚色，長挑墨黑的眉毛、高高的鼻梁、菱形的嘴唇，尖尖的下巴，倒是比隔壁村的教書先生還好看些。

她記得在鳳頭縣城裡見過的幾個捕快似乎沒一個長這樣，她開始懷疑眼前這人不是鳳頭縣的捕頭，可他穿的分明就是捕快的衣服……正疑惑間，她聽到一聲低吟，一低頭便對上了一雙眼睛。

那是一雙深若幽潭的眼眸，黑水晶一般的眼瞳綻放著熠熠的光彩，此時蒙著一層淡淡的水氣，彷彿清冷湖面上氤氳的白霧，迷離而動人。

如果說他的五官只是普通好看，那麼這雙眼睛就是化腐朽為神奇的點睛之筆，讓他整張臉都變得熠熠生輝起來。

莫小碗還來不及欣賞這雙眼睛，那雙眼倏然一冷，宛如冬日裡凝結的寒冰，看得人背心一涼。

一隻鐵鉗子般的手驟地緊緊扼住了她的咽喉，似乎他稍微一用力，她的小脖子就能被他擰斷。

「你……你恩將仇報……是我救了你……」她艱難地吐出了幾個字。

男人微微瞇起眼，打量著周遭的一切，定定看了她一眼，眼裡露出一絲鄙夷，終

於鬆開了五指。

莫小碗大口喘著氣，呼吸終於順暢了！

「這裡是陳家村，我叫莫小碗，我事先聲明，是我救了你，你不能再那麼對我。」

莫小碗鼓起勇氣對男人道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瞪得圓圓的。

男人不屑地瞥了她一眼，動了動腿似乎想站起來，可他略動了動腳，便緊緊蹙起了眉頭，劇烈的疼痛讓他意識到自己的腿已經斷了。

「你是捕頭嗎？」莫小碗在一旁好奇地問。

男人眼眸微轉，點了點頭。

見狀，莫小碗心裡浮起希望，可她又有幾分疑惑，撓頭問道：「那為何我沒在鳳頭縣的縣衙見過你呢？」

男人微怔，隨口道：「隔壁縣的。」他聲音低沉，帶著幾分沙啞。

「啊……嘆……」這語氣帶著濃濃的失望，男人忍不住看了她一眼，果然看到她肉嘟嘟的腮幫子鼓起，圓圓的小臉上寫滿了失望。

「這裡有大夫嗎？」他問。

莫小碗搖頭道：「村裡沒有，要去縣城裡才有，不過我可以幫你接腿。」

男人一聽，面露詫異，「你會接腿？」

她認真地點頭道：「給我家驢子接過。」

見男人危險地瞇起了雙眼，莫小碗立即解釋道：「我接的還不錯哦，你瞧瞧我家黑子，現在還活蹦亂跳的呢！」

男人冷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自己接！」

聞言，莫小碗瞪大了眼睛，自己接？怎麼下得去手啊！

然而讓她意外的是，這人還真下得去手，而且手法乾淨俐落，在她準備好白酒、紗布和木棍之後，他就麻利地把自己的斷腿給接上了。

所謂傷筋動骨一百天，若想雙腿恢復正常，莫小碗估摸著他至少得休養兩三個月，以她家的境況也養不起，最好的法子便是寫信給他的家人，讓家裡人過來將他接回去養傷。

「我沒有家人。」當莫小碗問起的時候，他十分乾脆地回答。擦完臉，他順手將髒毛巾扔到她懷中，命令道：「我餓了，拿些吃的過來！肉要精的，我不吃肥肉，雞肉牛肉不拘，但我不吃魚。各色時蔬來幾樣，記著，我不吃胡蘿蔔，另加一碗牛尾湯。」

莫小碗不禁瞪大了眼睛，這位可真是大爺啊！

雖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，可她將他從破廟裡救回來，腿也接上了，現在他性命無憂，卻將她當下人使，這樣頤指氣使的命令人，以為這裡是他家嗎？還要吃肉，她家連肉末都沒有好！更別提什麼牛尾湯了，她連喝都沒喝過好嗎？

莫小碗生氣了，誰都知道，她莫小碗真生起氣來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。

她雙手叉腰，圓嘟嘟的小臉上因為生氣浮起了紅雲，氣哼哼對床上的大爺道：「雖然說您是捕頭，可我也沒義務給您供吃供喝。咱們小門小戶，要吃要喝可以，請給銀子！」

雖然眼前這人曾經掐過她脖子，可是她不怕，吃飯給錢天經地義，如今她家也窮得叮噹響，這般呼來喝去的，真當她是泥做的嗎？

看著向他伸出的小肉手，男人微微怔了一下，默了默，縮回手似乎在掏錢，然而掏了半天，硬是一文錢都沒掏出來，眼底不禁浮起幾分惱怒來。

莫小碗見狀，立即後退好幾步，生怕他惱羞成怒又伸手掐她脖子。

「這裡可是陳家村，我一叫，左右人家都會過來的哦！」她警告他。

「我的刀呢？」他問。

莫小碗嚇得吞了一口唾沫，他萬一是想剁了她，她可不會蠢得給他遞刀。

「你……你想幹麼？」她顫聲問。

「將刀抵給妳，先拿飯菜過來！」

莫小碗鬆了一口氣，她眼角瞥到扔在角落的朴刀，趕緊走過去將刀抱在懷裡，回頭對他道：「是你自己說的，我可沒逼你！」說罷便一溜煙地跑了。

男人望著消失在門口的小村姑，眼眸漸漸陰沉，他伸手從懷中貼肉處摸出一枚象牙白的腰牌，腰牌邊緣篆刻著蟠龍紋，中間刻著「錦衣衛指揮使裴遠」，修長的五指將腰牌緊緊攥在手心，眼底浮起一絲冰冷的殺意。

莫小碗氣哼哼地在廚房準備食物，她將朴刀藏在廚房角落的柴草堆下面，斷然不能讓那人找到。

她倒不是貪圖這朴刀，這朴刀能值幾個錢？她是擔心那人真惱了，真動起刀來可就不妙了。

從火炕裡撿了兩個溫熱的白薯，又熬了一碗粥，提心吊膽地端進了柴房。

進來時，她看到男人雙手抱胸靠在牆邊，安靜地閉著雙眼，淡黃的暖光照在他臉上，凌亂的髮絲落了幾根在眼前，也濃眉墨黑、羽睫如扇、下頷精緻，竟給她一種「誰家英俊兒郎」的錯覺，畫面莫名地有些賞心悅目。

聽到響動，裴遠驀地睜開眼，寒光射過來時，嚇了莫小碗一跳，她趕緊收神，將食物端到他旁邊。

「只有這些。」

裴遠看了一眼，微微皺了皺眉頭，但也沒說什麼，伸手拿著白薯吃了起來。

莫小碗與他一直保持著十步遠的距離，他那隻鐵鉗子似的手讓她心有餘悸。

他應該已經餓了許久，但吃起東西卻不像農村的村漢，他不緊不慢地吃著，氣度悠然，吃的明明是白薯，倒像是吃著大宴一般。

愣愣地看了一會兒，莫小碗驀地想起明兒還要起早去幫廚，她得早點休息，不然明兒若是遲到了，可得挨一頓罵了。

轉身要走時她想起一件事，家裡頭都是女人、孩子，無端多出個男人，傳出去也不知道村裡人會怎麼說。

至於他那柄破朴刀雖然不值什麼錢，但是吃白薯、睡柴房也夠抵些日子，再說他的腿斷了，又沒親戚，便是再討人厭她也做不到就這麼將他扔出去，如此想了一遍，她咬了咬牙，看來還是得認親戚。

「你如何稱呼？」她問。

裴遠冷冷望著她，沒有回答，空氣一時凝滯。

莫小碗只好自問自答，「這樣吧，你若是想在這養傷也不是不可以，我就叫你一聲三舅，出去別人也不會亂想。你一定記住哦，你跟我娘是打小失散的，現在才認的，是嫡親的三舅！」

裴遠聽著，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。

這時莫小碗又補了一句，「我娘姓花，以後我們就叫你花三舅！」說完，看他眼神裡隱忍著一股想撫人的衝動，立即識相地逃出了柴房。

柴房的門被關上，裴遠懊惱地揉了揉額角，「花、三、舅？」真難聽！

第二章 柴房裡的男人

一早，外頭雞鳴狗叫，黑子在院子裡拉著嗓子嚎。

莫小碗便從床上爬了起來，一踏出房門，家裡的兩隻狗立即湊過來，兩隻狗是母子，都是一身黑，大的腦門上一個大白點，小的一個小白點，兩隻狗叫「大點點」和「小點點」。

花大娘起來餵驢和雞，莫小碗就進廚房做一家人的早飯。

人都只能吃雜糧稀粥過日子，兩隻狗自然也吃不到什麼好的。莫小碗將南瓜剁了，煮了一鍋子南瓜粥就算是一家人的早餐，狗兒也跟著一起吃南瓜粥，倒是吃得很歡。

花大娘悄悄地在柴房外頭看了一眼，見那人安靜地躺著，似乎還沒醒，拉了莫小碗問：「妳昨兒問了吧？是鳳頭縣的捕頭吧？跟他談好了嗎？」

看著親娘滿是期待的臉，莫小碗實在說不出打擊她的話來，「是……是的，我跟他說好了，咱們叫他花三舅，是娘失散的弟弟。」她還抱著一絲希望，或許這位鄰縣捕頭跟鳳頭縣的捕頭認識也說不定，說一說也許還有戲。

花大娘高興地點頭，「成！只要能救妳爹出來，怎樣都成。」

莫小碗沒理會她娘，倒是從門縫往裡望了一眼，心裡納悶，外頭驢狗雞叫的這麼歡騰，這人怎麼還睡得這麼沉？

她從廚房端了南瓜粥進了柴房，那人依舊沒醒，她細細看了一回，發覺他臉上發紅，試探地摸了摸他的額頭，不由得嚇了一跳。

「發燒了？」他的額頭是燙的，雙眼緊閉，沒有清醒的跡象。

她心中一驚，意識到他會發燒應當是腿傷引起的，須得清熱解毒的藥才行。

藥她自然是沒錢買，但附近山上卻很多，小時候家裡人有個頭疼腦熱的，爹都會帶她一起去山上採藥。

「小碗，美嬌來叫妳了！」花大娘在外頭叫道。

隔壁的陳美嬌比她大兩歲，時常跟她一起給人幫廚，村裡誰家辦個紅白喜事，總要擺上幾桌宴席，便需要一些有廚藝的女子去幫忙，這個時候幫廚工錢也格外多些，若是遇上殷實人家辦的流水席，除了工錢豐厚，還能拿些好菜好肉給家裡人吃。

莫小碗不禁皺了皺眉頭，望著床上昏沉的人，若是她今兒去幫廚，恐怕這一整天

都回不了家，若放著這人這樣病著，到了晚間也不知道會變成個什麼樣子，可她現在不出去幫廚，且不說沒了收入，還會招來一頓罵……

正為難間，外頭響起了陳美嬌不耐煩的聲音，「小碗，妳再不走，我可不等妳了！」想了想，莫小碗探出腦袋，對外頭喊了一句，「美嬌，妳先去吧，我待會再去，有點事！」

陳美嬌聽了有點生氣，一跺腳，轉身就自個走了。

莫小碗覺得不能將他丟在這兒不管，毅然回屋裡拿了一個背簍和鋤頭往外走了。花大娘瞧見她，以為她去幫廚，還疑惑地說：「哎喲，怎麼去幫廚跟上山似的？」莫小碗腳程快，到了臨近的小山上尋草藥，尋了半天，她在山腳下找到了一些野菊花、蒲公英和地丁草，想著能放家裡備用，便多挖了些，順便摘了半簍子野菜回家煮粥。

到了家裡，花大娘正在煮中飯，瞧見她分外詫異，「酒席這就辦完了？不包中飯的？」

莫小碗點點頭。

花大娘不由得皺了眉頭，道：「還真是個慳吝人家，我記得原先妳去幫廚，人家都包了午飯和晚飯，有時還能拿些肉食回來，這家倒好……」

莫小碗沒有理會她娘的嘮叨，先進柴房看了一眼，那人果然還在沉睡，伸手摸了摸他的額頭，只覺得越發地燙了，她趕緊去灶臺上煮藥。

花大娘這才察覺異常，問了一句，「妳這是在煮藥？誰病了？妳病了嗎？」

莫小碗便道是柴房那位病了。

花大娘一聽，滿臉憂愁，「妳說他腿都斷了，要是熬不過去，死了可怎麼辦？咱們是要擔責任的啊！到時候別說救妳爹了，咱們還得擔著一個殺人的罪名，不如咱們趁著天黑，偷偷地將他抬出去，叫他自生自滅……」

她娘還在嘮叨，莫小碗已經將滾好的藥湯給盛了出來，麻利地裝進碗裡，又盛了一壺，留著下頓喝。

她正端著碗要出去，迎面一個人突然出現在莫小碗面前，嚇得她差點將藥灑出來。

「誰要死了？」莫奶奶一雙銳利的小眼睛緊緊盯著莫小碗和她娘，花大娘一看婆婆出來立即識相地閉上了嘴巴。

「我三舅。」莫小碗知道瞞不住精明的奶奶，索性直接說出來，「我三舅昨兒晚上尋到家裡頭，可是摔壞了腿，這不，今兒一早發燒，我正給他端藥呢。」

「妳哪裡來的三舅？」莫奶奶的聲音又尖又細，雙眼裡滿是懷疑，「妳娘不就一個弟弟嗎？什麼時候多了一個老三？妳這是瞞我年紀大呢！難不成趁著我兒子坐牢，妳們這一個兩個的都反了？」

莫小碗和她娘對看一眼，心知老太太不好糊弄。雖然她爹叫莫老實，性格也真的老實極了，偏偏她奶奶一把年紀了比誰都精，村裡上到誰家丟了牛、誰家娶了媳婦，下到哪家丟了針線、哪家地裡多收了三五斗，全都逃不過老太太的眼睛和耳

朵。

花大娘一臉誠懇地說：「娘，是真的，我小時候三弟走丟了，如今他跟家裡人相認了，特地過來看我，也看看他外甥，偏偏下山的時候把腿給摔了，這不，發著燒呢。」

聞言，莫奶奶只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把腿給摔了還能找到這兒來？騙鬼呢！」

莫小碗忙道：「不是他自個來的，昨兒村東邊的陳大爺給送過來的，送到院子門口就走了，不信你去問問陳大爺。」

莫小碗心裡清楚，她奶奶雖然耳目很靈，但思想十分守舊，她三十守寡，多年來為了名聲從來不跟男子說話，讓她去問陳大爺，她定然也不會去的。

莫奶奶聽了，一臉猶豫，神色半信半疑。

花大娘又道：「娘，我弟弟是捕頭呢，說不準在衙門有點薄面，或許能幫幫小碗她爹。」

聽到這話，莫奶奶的眉眼緩和下來，問了一句，「他現在住哪兒？」

「柴房。」

「好好照看著，到底是親戚。」說著，她拄著拐杖往柴房去。

莫小碗見她朝裡頭瞥了一眼，看到對方捕快的服飾後眼底浮起一絲亮光，然後轉身進了堂屋。

看來奶奶這一關是過了，莫小碗不禁鬆了一口氣。

端著藥進了柴房，將藥餵給裴遠喝了後，燒開始慢慢退下去。

花大娘趁著裴遠沉睡，這才敢探頭進來看一眼，但馬上又縮回腦袋進自個廚房忙了。

他的額頭上還有血汙，褲腿上也有許多泥土和汙血，莫小碗是個愛乾淨的，看著就覺得不收拾不行，可一來他昏睡著，二來他是個年輕的男人，看上去二十多歲，若是要給他收拾褲子，她不尷尬他脫嗎？

莫小碗撓了撓頭，感到十分為難，可若是不收拾，自己著實看不下去，想了想，她靈機一動，腦中浮現一個好主意。

她出了柴房，到廚房燒了熱水又端了進來，還去拿了一套父親的乾淨衣裳。

這男人顯然比她父親要高大許多，不過這個時候她管不了那麼多了，她拿著剪刀在男人的腿邊比劃著，想著該從哪裡下手。

他摔斷的位置在膝蓋處，現在已經綁上了紗布和木棍，總歸是不好移動的，如今看來只有從大腿處剪開褲子，將下面的都剪了，給他剩一條乾淨的短褲。

對於這個計畫莫小碗很是滿意，覺得自己是個小機靈鬼。

她嘴角浮起一絲笑意，正對著他的大腿準備下手，突然聽到頭頂一聲低喝，「你在幹什麼！」

莫小碗一驚，轉頭一看，對上那雙寒意凜然的眼睛，那雙眼睛裡有幾分憤怒和羞恥。

她恍然意識到，從他的角度看，似乎自己是打算……閹了他？

「我沒有……」她慌張地扔開剪刀，「我沒有要閹你，我只是想脫了你的褲子……」

莫小碗捂臉，這話越描越黑了，她從指縫間偷看那人的臉色，他的臉果然黑得跟墨水一樣。

「我不是要非禮你……」她又解釋，偏生嘴笨，總解釋不清楚，「我……真的不是要脫你的褲子……」

裴遠的目光掃到一旁折疊整齊的乾淨衣服，眼底的寒光漸漸消散，「妳要幫我換件乾淨衣裳？」

莫小碗小雞啄米似的點頭。

「扶我坐起來。」他向她伸出手臂。

莫小碗一呆，他的聲音沒有昨晚那麼低啞，低沉好聽，還帶著幾分韻味，比村子裡那些漢子們的聲音順耳多了。

「快點。」他眼底浮起幾分不耐。

「哦。」莫小碗連忙扶他坐起來。

裴遠喝了藥之後出了一身汗，現在精神看著比之前好，只是力氣有些不濟，他坐穩之後，道：「剪刀拿來，我自己來。」

莫小碗趕緊遞上剪刀，他低頭看了看，若是剪成了一件短褲，著實難看，下面還得露出半截白先生的腿，叫這丫頭看去到底吃虧。

他將剪刀丟給莫小碗，蹙眉道：「拿著妳的剪刀出去，我自己來！」

聞言，莫小碗求之不得，天地良心，她從來都沒存著偷看他的心。

她飛也似的逃了出去，順便給他帶上了木門，出來後，她想著這病人倒是好招呼，什麼都能自己動手做，自己也能省下不少心。

院子裡的雞見她出來，都圍過來咕咕叫著，她便去廚房抓了些野菜葉子灑在地上，大雞小雞們歡快地吃了起來。

這時她突然聽到柴房裡傳出「咚」的一聲響，她嚇了一跳，急忙到了柴房外頭，想從門縫偷看，又覺得不妥，正遲疑著，便聽到裡頭人叫了一聲，「丫頭！」

莫小碗這才推門進去，第一眼，差點沒把她笑彎了腰，那男人就滾在地上的稻草上，褲子脫了一半，被綁著木棍處卡住，硬是脫不下來，大約是折騰間就從床上滾下來了。

裴遠的膚色微黃，這下貴裡透著紅，顯得狼狽不堪，幸虧他還有一件裡褲，不然真給莫小碗看光了。

看他這樣，莫小碗忍不住笑了，但也有些尷尬，她也是第一次碰上這種情況。

「還不快扶我起來！」裴遠的語氣帶著幾分威脅、幾分嫌棄。

莫小碗撇撇嘴，這人就是態度不好，就不能好好說話嗎？

她關上木門，畢竟這情況不能叫娘和奶奶看到，被她們看到，還不知得嚇成什麼樣子。

木門一關，屋子裡的光線便暗了下來，莫小碗到了裴遠身旁，正打算扶他起來，不想卻摸到他胸前。

他此時已經脫去捕快的外袍，裡頭是一件白色綢緞中衣，微微敞開的領口裡露出勁實的肌膚，莫小碗一不小心手便摸到那兒去了。

裴遠懊惱喝道：「妳幹什麼？」

手下一片滑溜溜的溫熱，莫小碗趕緊收回手，連聲道：「對不住，我、我看岔了……」真不能怪她，柴房就一個小窗戶，光線朦朧，她哪裡看得清楚，且方才那溫熱光滑又有彈性的手感，著實讓她臉上發燒。

她第一次接觸到一個男人的身體，感覺有些怪異。

她重新將手伸到他腋肢窩下面，幫著他起身坐到床上去。

那綢緞摸起來十分涼滑，莫小碗心裡有些納悶，捕頭的日子這麼好嗎，都穿起絲綢了？

扶著他到床上後，她正要出去，卻聽他說：「妳別出去了，進進出出的，不嫌麻煩？」

莫小碗一怔，呆呆地望著他，不明白他這是什麼意思。

「背過身去！」他命令道。

莫小碗皺了皺鼻子，只得背著身，靠牆站著，彷彿被先生罰站面壁思過的學生。

不一會兒，裴遠似乎換好了衣裳，道：「洗好了就給我拿回來，一件不能少。」

莫小碗轉過身，嘟起嘴，將髒衣裳扔進盆子裡，氣哼哼地道：「說的好像我會將你的衣服拿去當了似的，又不值幾個錢。」

裴遠睜了睜眼，眼底光芒閃過。

見狀，莫小碗立即識相地閉了嘴巴，但她還是不服氣地揚起下巴，「捕頭了不起啊？捕頭還不是要我給你洗衣裳？你要是學會好好說話，也許我能考慮讓你多住幾天。你要是一直這樣，少不得被我拖地出門！」說完，不等他瞪眼，她一溜煙地就跑了。

「倒是溜得快！」裴遠微微睜了睜眼，這小丫頭看著呆呆的，倒是不算笨。

洗了臉，換了一身乾淨的衣裳，渾身舒暢了許多，裴遠轉頭望了一眼一旁木凳上擋著的湯藥，依稀記得他昏沉之間是這丫頭一口一口將湯藥餵給他喝的。

他雙手交疊靠在牆邊，打量著這個看起來很糟糕的空間，只見牆角堆滿了柴草和雜物，時不時還能聽到幾聲「吱吱」叫聲，似有活物在竄動，然而他蓋的薄被上雖有幾個補丁和破洞，卻很乾淨並不骯髒，還帶著太陽和青草的氣味。

裴遠抹了一把臉，手裡便多了一張薄薄的皮子，這是他易容的人皮面具。

這人皮，是真的人皮，從人的身上活生生剝下來的皮，做面具以假亂真，最好不過。

幾點陽光落在他的臉上，原本微黃的皮膚在陽光下白得彷彿璧玉一般透明，他垂下眼，重新將面具戴了回去。

他此次被人偷襲，滾下山坡爬進了破廟躲藏，如今斷了腿，倘若被人發現真實身分，處境會更加危險。

想到這，他微微睜起了眼睛，心裡浮出幾個疑問，殺手是在夜晚下的手，只是他易容成捕頭的時間很短，應該沒有人看過他易容後的樣子，那麼一定是有人洩露了他的行蹤。

那個人會是誰？這個陳家村距離他跌落的山坡有多遠？那些人會找過來嗎？外面很熱鬧，不是雞飛就是狗跳，還有驢子嘶嚎、麻雀爭吵，同他曾經所在的地方，彷彿兩個天地，他所在的那個地方常常是安靜的，靜得沒有人敢咳嗽一聲，靜得滴漏的聲音也能聽得一清二楚。

北鎮撫司現在是個什麼情況他並不清楚，也管不了，他必須在雙腿恢復前先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
這時外頭響起小孩子的哭聲，聽著也就六七歲的樣子，隔著薄薄的木牆，響起他熟悉的聲音，是那丫頭的。

「小瓢，你怎麼回來了？」莫小碗一臉驚訝地望著抹著眼淚的弟弟，他這個時候應當在學堂上課啊。

莫小瓢哇哇地哭，彷彿委屈極了，「姊，有人打我，我就還了手，先生說我打架，把我攆出來了！」

花大娘和莫奶奶聽到哭聲都趕了出來，作為家裡的小心肝，花大娘和莫奶奶瞧著莫小瓢哭成這樣，心疼得眼淚都快掉出來了，兩個人都圍了過來，一個撫著他的背，一個擦他的眼淚，紛紛替他抱不平。

「先生怎麼這樣不分是非？你傷著哪裡沒有？讓娘看看！」

「這不是欺負我孫子嗎？天底下哪裡有這樣的事情！」

莫小碗聽得一頭霧水，問：「你打你同學了？他傷的如何？」莫小瓢瞧著上下乾乾淨淨的，一點傷都沒瞧出來。

「他……」莫小瓢有點心虛，瞅了他姊一眼，抽了抽鼻子說：「他、他沒怎樣，就是下巴、下巴脫了……」

莫小碗一聽，頓時氣不打一處來，指著他的鼻子氣道：「你把人家下巴給打脫了，怪不得先生趕你出來！莫小瓢啊莫小瓢，你倒是下手輕點啊！」

莫小瓢氣惱地昂起小下巴，瞪著黑葡萄似的大眼睛道：「誰讓他說我爹是賊！我爹不是賊，我也不是賊兒子！」說罷，撥開他奶奶和娘，一甩小書包，氣哼哼地踩著腳進了屋。

莫小碗懊惱地道：「年紀小小，氣性倒是挺大的！」

莫奶奶嚷著跟進了屋：「我的寶貝，讓奶奶看看，有沒有哪裡被人打到了？」

花大娘歎了一口氣，「這下可怎麼辦？姊弟弟都成賊兒子了，姊爹在縣衙大牢被關了這麼些時候，若是再不從牢裡弄出來，咱們一家都要成賊窩了。」

隔著木牆，外頭的話聽得一清二楚，柴房裡，裴遠一手撐著腦袋，一手輕輕地敲在腿上，覺得有幾分意思。

他十幾歲開始做錦衣衛，偵破案件不勝枚舉，案子到了他手裡立刻迎刃而解，如今這家人看起來遇到不小的麻煩。

花大娘拉著莫小碗到了牆根，瞅了柴房一眼，低聲問：「姊……三舅怎麼樣了？能去衙門說句話嗎？」

「娘，姊別急，他腿還沒好呢。」莫小碗知道娘親心焦，但這件事急也急不來，那傢伙脾氣大、性子冷，她可不能惹毛了他，得一步一步來。

「妳先問問有沒有門路，也好叫娘放心啊。」

莫小碗只得點頭，「行，我今晚給妳答覆。」

花大娘吁了一口氣，讚了一句，「好孩子。」

第三章 濑婦鬧上門

柴房門口，莫小碗看了一眼手中的兩個雞蛋，這是從雞窩裡剛撿的，家裡的雞蛋除了留給莫小瓢和莫奶奶補身體，其他都是用來賣錢買糧食的，現在她捨了幾個雞蛋，成敗在此一舉。

玉米窩窩頭和雞蛋被擱到床邊的木墩上，居然還有一碗野菜蛋花湯，裴遠瞟了一眼，挑了挑眉，比起昨晚的兩個白薯，這伙食顯然改善了許多。

他看了莫小碗一眼，雖然是個村姑，卻是難得的眉目清秀，一身水綠色的衫子，身材不胖不瘦，十幾歲的少女，紮著烏黑的雙髻，臉龐還是肉嘟嘟的，烏黑清透的大眼睛眨起來忽閃忽閃，鼻子上幾點小雀斑，顯得有幾分可愛。

見他看過來，莫小碗臉上立即擠出笑容，「這是今兒的中飯，你應該餓了吧？」

裴遠自然不能承認他餓了，只不過肚子適時地「咕嚕」叫了起來，他看似淡定地伸手拿起了窩窩頭。

「說吧，有什麼事求我？」咬了一口窩窩頭，他的態度依舊傲慢。

莫小碗大吃一驚，沒想到自己還沒開口就被他看穿了心思。

她忐忑地握著雙手道：「其實我想問問你，你是鄰縣的捕頭，那你認不認識鳳頭縣的捕頭呢？」

看著她滿眼的期盼，裴遠啃著窩窩頭，毫不猶豫地打破她眼底那一絲期待。

「不認識！」

這話一出，就見黑葡萄似的大眼睛裡那一絲希望的火花生生破滅，裴遠看得清楚，饒有興味地彎起了唇角。

「你能不能好好想想，也許有案子來往，也許曾經打過交道呢……」

「沒交情！」他慢悠悠地剝著雞蛋，斬釘截鐵地說。

剝去了雞蛋殼，他咬了一口，發覺味道竟然十分不錯，這農家的新鮮雞蛋，比起他從前吃過的所有雞蛋都美味，也或許只是因為現在他餓極了。

見這人如此傲慢和冷酷，莫小碗生氣地拿走另外一個雞蛋，說：「我弟弟還沒吃雞蛋呢，這個留著給他吃。」

裴遠瞥了一眼她手中的雞蛋，冷笑道：「妳不就是想救妳爹嗎？」

莫小碗一愣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裴遠冷哼一聲，從她手中拿回雞蛋，道：「院子裡說話那麼大聲，我又不是聾子。」

「那……你可有……」

未等她說完，裴遠便冷冷地道：「妳家的事與我何干？」

莫小碗氣得直翻白眼，見過壞的，沒見過這麼壞的，吃了她的雞蛋，竟還敢說與他何干。

這時，外頭響起一個尖銳的聲音——

「莫小碗，妳給我出來！」

冷不防地被點名，莫小碗心裡叫了一聲不好，完了，這是主人家打上門來了！

「妳家真是熱鬧！」裴遠靠著牆，悠閒地剝著手中的雞蛋，看好戲道：「有點意思。」

莫小碗白他一眼，真是救了一隻大尾巴狼，早知道就讓他給山裡的同類叼走算了！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推開門走了出去，該來的總是要來，躲也是躲不掉的。

院子門口，一個胖胖的婆娘雙手叉腰站著，她穿著石榴紅的繡花夾衣裙子，一臉的驕橫霸道。

她這一嗓子將隔壁家的人也喊出來了，陳美嬌靠在牆邊看熱鬧，瞧見這位，打抱不平地說：「我說張嬸子，今兒沒去幫廚的也不止小碗一個，妳怎地巴巴的罵上門了？」

這位胖婆娘正是今兒辦酒席的張家大媳婦，張家辦孫子的抓周宴，正主正是她剛滿周歲的兒子。

莫小碗正打算忙完手頭的事情便去張家道個歉，沒想到人家先找上門了。

張家算是陳家村的大戶，同是異姓人家，他們莫家在陳家村處處被人當作外鄉人看待，可張家就不同了，張家祖上有做官的，聽說如今還有人在京城，也不曉得是做什麼的，但只要聽說有人在京城，那便是大大的榮光。

更何況張家家境殷實，在陳家村是數得上的人家，不然怎麼一個抓周宴便開了二十來桌酒席呢？張家人在陳家村是說得上話的，陳家村的人也對張家人分外客氣。

酒席上願意去幫忙的女人不少，平日少了一個兩個都不打緊，莫小碗覺得回頭道個歉便行了，反正她沒拿工錢也沒拿喜餅，想來主人家不會太在意。

這件事到底她有錯在先，莫小碗賠笑道：「張嬸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一時有急事，沒來得及趕過去，小碗今兒在這裡給妳說句對不住。」

張大媳婦冷哼一聲，一雙綠豆似的眼睛瞪得圓圓的，「哎喲，如今你們莫家可是有臉面了，上趕著的錢不要了？這是在哪裡發財了？要我說啊，妳家自打出了個賊，一家人都寡廉鮮恥，說話不算話，把自己的臉踩在腳底下啦！你們這一家子怎麼還有臉住在陳家村呢，還是趕緊搬走得了，別汙了村子的名聲。」

這一句句罵得叫人聽著火氣往上直竄，花大娘在屋裡聽了，這才明白原來莫小碗今兒沒有去酒席上幫廚，又想到柴房裡的捕頭病了，一下回過神來，明白莫小碗是上山採藥去了。

她聽了這話替女兒委屈，也替莫家委屈，她走了出來，對張大媳婦好聲好氣地道：

「張大媳婦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誰家還沒個急事了？只是家裡頭有人病了，不得不上山採藥，一時間沒趕上妳家的酒席，也不是咱們願意的，可妳這會不止罵了我家小碗，還連我們一家子都給罵了呢。」

張大媳婦哈哈大笑，揚起下巴道：「我罵錯了嗎？我告訴妳，你們莫家如今在村

子裡的名聲都臭了，且不說妳家閨女這事，妳問問妳那寶貝兒子他在學堂裡都做了什麼？他是怎麼被先生趕出來的？他打了誰家的兒子！」

莫小碗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弟弟打的是張大媳婦的兒子，怪不得她氣勢洶洶地罵上門。

和親娘對看了一眼，彼此都知道這下麻煩了，兩件事情攬在了一起，張家有錢，張大媳婦又凶悍，這件事恐怕沒那麼容易善罷甘休。

莫小碗道：「有一說一，張嬸子，我弟弟打了妳兒子，行，咱們賠禮道歉，醫藥費咱們賠妳。說起酒席的事情，往日裡缺一兩個幫廚的都不是事，我一沒拿訂錢、二沒拿喜餅，妳可沒什麼損失。」

牆邊陳美嬌插嘴幫她說話，「沒錯，妳家酒席那辦得可叫一個熱鬧，半點麻煩沒有，妳可不能為這件事找小碗的麻煩。往日裡村裡辦酒席，哪次不是差三五個，也沒見有誰家登門罵的！」

「有那麼容易嗎？」張大媳婦雙眼一翻，揚起手臂道：「醫藥費你們當然得賠，五兩銀子，一個子都不能少！我還要叫整個村裡人知道妳莫小碗沒有信用，我倒要看看以後還有誰家敢請妳！」

花大娘一聽，氣得雙眼發紅，眼看著淚珠就要滾出來，她扯著莫小碗的袖子低聲道：「五兩銀子？咱們家哪裡拿得出五兩銀子啊！」

莫小碗冷哼一聲，「張嬸子，妳這是趁機訛詐！前陣子村裡的陳大強也是摔落了下巴，去鎮上看大夫，人家大夫『吧嗒』一聲就給安回去，前後只花了三十文，如今妳要我家五兩銀子，妳昧心不昧心？」

「陳大強是什麼人，我兒子又是什麼人？妳居然敢拿那個蠢蛋跟我兒子比，我兒子將來是要做狀元郎的！」

她指著莫家的宅子，說：「別跟我說妳莫家沒錢，想當初你們初到陳家村的時候，住的可是人家的牛棚，這大宅子是怎麼來的？是不是偷出來的有誰知道？要我看，妳家裡拿不出什麼錢來，可這屋子也值得幾個錢，妳今兒不給足銀子我就不走，吃飯睡覺，妳家伺候著！」說罷，她一屁股坐在院子口的條凳上，蹺起二郎腿，抱著胖胖的兩隻胳膊，一臉的無賴樣。

莫小碗算是明白了，這潑婦仗勢欺人，怕是盯上她家屋子了，口氣也挺大的，五兩銀子就想扒拉走她家的屋子。

想當初他們一家從北方逃難過來，到了陳家村，見這裡氣候好便決心留下來。初來時一家人無依無靠，住在人家的牛棚靠給人放牛維生，她至今還記得每日早晨都會聞到一股牛屎味，幸虧她爹木工做得好，攢了好幾年才終於買到一個破屋子，又花了兩年將屋子修好，才有了這個宅子，這宅子是莫家的根基，絕對不能動！

「不給！」尖細的聲音從身後響起，莫小碗一轉頭，看到自家奶奶拄著拐杖、冷著臉出現在堂屋門口，「這是我莫家的宅子，誰都甭想搶去！」

張大媳婦轉頭看向莫奶奶，輕蔑地說：「哎喲，老太太出面了，敢情妳還藏著銀子呢，不要房子可以啊，妳現在拿出五兩銀子，我拿了就走人！」

莫奶奶死死地瞪著她，彷彿能瞪出個窟窿。

莫小碗和花大娘都望著莫奶奶，心裡疑惑，莫非老太太還藏著體己錢不成？

誰想莫奶奶乾瞪了一回，一屁股坐在堂屋的門檻上，「沒錢！要我的房子，就從我屍首上踩過去！」

莫小瓢也氣憤地衝出來，「我一人做事一人當，妳有本事就抓我回去！欺負我家裡人算什麼！」嚇得花大娘一把將他拉住。

張大媳婦得意極了，伸出手，指著一家人罵道：「一家子從上到下都是沒臉沒皮的，一輩子受窮的鬼！」

花大娘被她這話臊得面紅耳赤，捂著眼睛已經哭出來了。

莫小碗緊緊皺了眉頭，轉身進了屋，從她床底摸出三十文錢，出了房門，天女散花般一把扔在張大媳婦的身上，道——

「天底下是有公理的！嘴巴長在妳身上，妳以為妳說黑就是黑，說白就是白？我家裡沒錢，房子也不能動。我的名聲我不在乎，妳儘管四處說去，市面上安個下巴三十文，這裡是三十文，一分不多一分不少，妳要便要，若不要，想在這裡吃喝拉撒睡也行，只要妳能在這條凳上安家，咱們不怕！我倒要看看，是妳的臉皮厚，還是我莫小碗的臉皮厚！」

這番話落下，一家人都呆呆地望著她，平日沒見她嘴巴這般利索過，今日倒是吧啦吧啦的一堆話，還挺神氣的。

莫小碗真的生氣了，氣得臉頰紅通通的，見過不要臉的，卻沒見過這麼訛詐人不要臉的。

張大媳婦也吃了一驚，平日裡莫老實一家都挺老實的，本以為這一家子軟蛋，沒了主心骨更加好欺負，誰想一群軟蛋裡頭居然冒出一根硬骨頭來。

她看中莫家的宅子好久了，前段日子張家要建新宅，請了城裡頭有名的風水師傅過來，風水師傅看完了整個村子，最後告訴她，不用建新宅子了，莫家宅子風水最好，這宅子裡將來可是要出誥命夫人的。

聽了這話，她心裡便如同有貓在撓一樣，癢癢的，今兒好不容易找著藉口，總得撕開一條口。

張大媳婦捏下沾在臉上的一枚銅錢，冷冷笑了一聲，「莫小碗，想不到啊，平時看著憨憨的，嘴巴倒是挺利索！行，這話可是妳說的，妳給我等著！」說著，銅錢也沒撿，轉身就氣哼哼地走了。

花大娘呆住了，扯了扯女兒的袖子，疑惑地說：「她這就走了？錢也不要了？還會回來嗎？」她的確有點怕這女人，這張大媳婦橫行陳家村，沒聽說她吃過虧。

莫小碗氣哼哼地道：「回來又怎樣？她要真敢在條凳上安家，我拿掃把伺候她！」陳美嬌靠在牆頭，對她豎起了大拇指，「小碗威武！我實話跟妳說，妳今兒沒去，人家廚娘問都沒問一句，哪有張嬸子說得這麼誇張。哦，還有，我娘方才瞧見她兒子了，下巴早就給安回去了，好好的呢，真是閒得無聊，純粹找碴！」

聽她這麼說，莫小碗心裡倒是鬆了一口氣，但她方才瞧著張大媳婦的架勢，並不像是要善罷甘休的樣子，只是他們一家人在村裡從來都本分，她就想不明白了，

為什麼張大媳婦這麼不依不饒的。

花大娘扶著莫奶奶從門檻上站起來，莫奶奶看了小碗一眼，歎了一口氣，一句話沒說就進自個屋去了。

花大娘曉得她的心思，想當初莫奶奶也是個要強的，可如今年紀大了，家裡也窮，所謂人窮氣短，兒子坐了牢，到最後靠著一個小丫頭撐著家，她心裡難受。

花大娘以為危機過去了，出了莫奶奶房間後想勸莫小碗幾句，可見她臉上還氣呼呼的，便也不好多說些什麼，轉頭看見氣呼呼的兒子，想著他先生還生著他的氣，又頭疼著該怎麼把他重新送回學堂，心裡不禁歎了一口氣。

外頭幾個女人鬧翻天，裴遠在柴房裡，隔著牆聽得耳朵疼。

他掏了掏耳朵，現在總算清靜些了，他也想不到這村裡女人罵起人來跟刀子刮肉似的，厲害得很，更沒想到，莫小碗看起來憨憨的，居然還挺能說的。

柴房門推開，女孩進來了，臉色並不好。

她是進來收拾碗筷的，見玉米窩窩頭都吃乾淨了，蛋花湯也喝完了，她頭也沒抬，將他剝下的雞蛋殼掃進碗裡，端著碗就要出去。

「等等。」

裴遠喊了一聲，莫小碗停下腳步，紅著眼睛，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，「什麼事？」裴遠挑了挑眉，這是什麼表情？

「妳比看起來要聰明。」

莫小碗一愣，這是什麼話，她怎麼聽著不對味？誇她聰明，意思是她看起來很笨嗎？

她撇了撇嘴，鬱悶道：「那又怎麼樣？」

「妳覺得她會就這麼算了？」

莫小碗想不到他居然會問起自家的事情來，悶悶地道：「張家媳婦自然不會善罷甘休，聽說她跟人爭吵扯皮從沒輸過，若說她會就這麼算了，我不信。」

裴遠的眼底浮起一絲讚賞，再問：「妳覺得她會如何？」

莫小碗歪著腦袋想了想，「這個我可真想不出來，大約會再找幾個女人過來一起鬧，」她哼了一聲，「她來便來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，怕她嗎！」

「沒妳想得那麼簡單。」裴遠眼底浮起一絲狡黠之色，修長的手指摸了摸下巴，若他猜得沒錯，那女人後面應當還有大招。